

新概念

第六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
小说精选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概念

第六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
小说精选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六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小说精选/田禾,李辰星策划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9

ISBN 7-5354-2875-4

I. 第…

II. ①田…②李…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8115 号

责任编辑:尹志勇 刘 青 责任校对:邓 薇

封面设计:乔 咏 责任印制:吴竹敏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1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12.25 插页:1

版次: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50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田禾 李辰星 策划

责任编辑：尹志勇 刘 青

封面设计：乔 咏

目 录

001 郭 亮 GUOLIANG

那些花儿

036 周日清 ZHOURIQING

白日梦

055 赵小梅 ZHAOXIAOMEI

森林里的橙橙

074 王 嵩 WANGSONG

昨天那只兔子跑了
黑白森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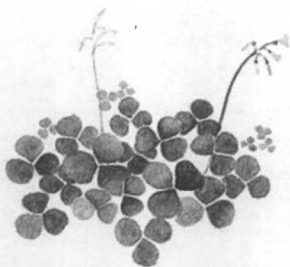
088 魏 琪 WEIQI

断桥，人不度

101 史 诗 SHISHI

瓦伦蒂诺
我的圣·索菲亚





122

邓海勇 DENGHAIYONG

杂乱:或者忧伤或者
无奈或者更多……

140

杨学会 YANGXUEHUI

水格

156

杨 松 YANGSONG

苦咖啡
迷惘一代

176

林静宜 LINJINGYI

寻找简单爱

191

省登宇 SHENGDENGYU

天黑

198

张怡微 ZHANGYIWEI

渐落的一个我的一年
弃婴

219

王念慈 WANGNIANCI

五月的雪 (1)

231 吴 迎 WUYING

听不到

239 郑 婷 ZHENGTING

石皮罐子

细想着，是来日方长

264 徐毅曼 XUYIMAN

其其公主

276 陈肖前 CHENXIAOQIAN

岁月哽咽在那个渴人的年代

290 冯曼曼 FENGMANMAN

人鱼

304 钱 好 QIANHAO

混乱年代

311 胡 义 HUYI

那年春天我离开



325

李紫烟 LIZIYAN

关于紫烟和无双姑娘的梦幻
我的诗人父亲

368

布林 BULIN

冰点陌生人

377

鄂西南土豆 EXINANTUDOU

苹果树乐队



那些花儿

郭亮

1

不知道到现在还能想起莉，并一直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算不算是一种爱。如果算的话，那么，这种感觉一直维持十年就该叫很爱很爱了。

十岁那年的我是幸福的。我双手支着脑袋趴在二楼的窗棂格上，从我的视野望去，尘土飞扬的操场上是一群唧唧喳喳的女孩子，莉便定格在我眼睛最亮的地方。马尾辫一翘一翘的，肆无忌惮地冲击我的视线。

干嘛呢你？老师青竹竿做的教鞭伸到离我的眼睛只有10厘米远的地方，然后他顺着我的眼睛往外望去，当然，他看到了莉以及那群唧唧喳喳的女孩子。手伸出来，他说。他以为我上课走神。他猜不出我的眼里只有莉一个人。

教鞭起落有致地轻点我的掌心，我想，我的手天生就是为了老师的教鞭存在的，当然还有温润圆滑的莉的小手。

十岁那年的我也是孤僻的，我斜倚在小路拐角处一株杨树干上，嘴里叼着偷我爸的八毛钱一盒的“红梅”，呈45度角仰望头顶一点点烧起来的红云。然后，莉在拐角处出现。



我很潇洒地将烟弹开，顺势踩上一脚，再吐上一口浓痰。这时，莉已走到我的面前。我伸出手，就像在老师的教鞭下一样。所不同的是这次落到我掌心的是莉温润圆滑的小手。

莉说过，她喜欢我抽烟的样子。烟雾从嘴边一圈一圈地荡出，寂寞而空灵，背倚杨树干，深邃的眼神在烟雾背后若隐若现，是一种旷世的孤独。事实证明，小资情调害死人。众所周知，等人是很累的，尤其是站着等。又众所周知，累的时候靠着个什么东西会舒服一点。这就是我为什么等莉时总喜欢靠着杨树干的原因。至于头呈45度角仰望天空，你可以试一下，靠着杨树干还垂着头会是副什么模样。而抽烟，你完全可以理解为掩饰紧张的一种方式，这样的电影，想必你看的不会比我少。

小路拐角处的西面是条河，我拉着莉的小手走到河边，并肩坐在杂草丛生的河堤上。坐不了一会儿，莉开始写作业，脸上阴晴不定的表情看得我目不转睛。通常是莉做一题，我抄一题。莉做完，我也就抄完了。1993年整个夏天的景象就是这样的，落日的余晖镀在两个趴在河堤上做作业的小孩身上，美丽得惊心动魄。然后收拾书包，为彼此掸干净身上的草屑，这是我们最初的身体接触。我牵着莉在距她家50米远的地方停步，看着莉走进自己的家门，然后，转身，飞奔回家。

死化生子，野哪去了？我爸拎着皮带威风八面地站在门口，像刚从奶头山凯旋的杨子荣。脱裤子，我爸一声令下，我脱下裤子的同时开始思考，这世界上每样物事是不是都是为了另一样物事而存在的？像我的屁股之于我爸的皮带，我的手之于莉的小手，然后我爸的皮带毫不留情面地落到我屁股上面，我号啕大哭。为什么伟大的人或物总会在刚萌芽状态便被扼杀？



2

“当时间流过，当这幢大楼坍塌，我们还剩下什么？还有什么？文字，只有文字能拯救我们。”我看着头上的洗发水泡沫被很快地冲向墙角，墙角的下水道像个黑洞，吞噬一切，当然也包括你我。

“你丫别再嚷了，没见你这样的人。”渣滓顺手摸过我的肥皂在脸上搓了一通，像刚做完面膜的女人。

“你丫又用我的肥皂。”我拎起一桶水向渣滓冲去，渣滓也不甘示弱，反手给我来了一桶。然后我们两个扭成一团，姿态恶心，动作下流，满澡堂子人侧目而视避而不见。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和渣滓的交往总会出现这样的趋势：我怀才不遇悲天悯人愤世嫉俗大抒豪情，渣滓适时泼我冷水，我们互骂互打，直至发展到互扯对方生殖器。然后，有人适时出现，嫌我俩动作不雅，喝退这对下流胚子。

渣滓是我大学同学，同在文学社混过事的。大学，多美好的字眼啊！我记得那时我们都还很年轻，穿着潇洒步履轻快地飘过校园的狭长甬道，一个我丫年轻你丫抠鼻屎吃的季节。那会儿文学社特想留住我们两个才子，我们两个高中时在杂志上发了几篇狗屁文章，在校园内还小有名气。文学社全是帮特自恋又没几分本事的恶心文人，好容易抄了人一篇文章还沾沾自喜，你瞧，我没抄他的吧，我这段结尾跟他有点不同。最搞笑的是那社长，眼睛小得眯成一条缝，戴副眼镜，一看就是个手淫过度的主儿。他说，你要留在文学社，到明年我毕业走了，社长就让你来当。我说去你妈的狗屁文学社，德行，整一跟学校团委后拣骨头的野狗，啊，不对。是家狗。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小时候写作文形容时间过得飞快总爱使用这两个词语。在如箭似梭的岁月中，我和莉很快地站到了1995年的夏天。

“真快，转眼小学就完了。”

“是啊，我也快搬家了。”

“搬家?搬什么家?”我忙问。

“我去市里上初中，我爸说那里的学校好些。”

很长时间都不言语，两张落寞的脸渐次消融在夕阳中。

“其实也没什么，到了那边我会给你写信的。还有，我家里装了电话，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啊。”说着莉将一写有几个阿拉伯数字的纸片塞我手上。

莉搬家的那天，村里很多人来帮忙。我像其他小孩一样围着两辆大卡车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摸了个遍。依稀记得莉那天穿了件纯白色的连衣裙，神态高傲得像个公主。然后东西收拾好，莉一家在众人的道贺声中登上大卡车，雄赳赳气昂昂地向城市挺进。之前我曾无数次地设想过和莉分别的情景：车开动，我跟在车后狂奔，嘴里喊着“莉，我爱你”。莉在车里又哭又闹，司机无奈只好停车，莉跳下车门，向我飞奔。我们相拥而泣。镜头定格，拉近，切换，海崖上两块人状石头环抱在一起，一个浪头打上来。画外音配以字幕，海枯石烂、地久天长。而真实情况是，车开动，人便散去，我夹在一堆吝啬的女人和顽皮的小孩中间在莉空荡荡的家里翻捡落下的对自己或许有用的物什。有时想想，生活真他妈的捉弄人。若干年后，我坐在小酒馆听着渣滓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苦，不禁安然颌首许之。那次是渣滓失恋，好容易看



上一女生，温柔可人，清纯大方，为她跑前跑后，大献殷勤，末了才发现梦中情人在外面早跟人同居半年了。

4

《手机》是这么开头的：1969年，严守一14岁，这一年发生了三件事。2003年的最后一夜，哥几个窝在寝室里头看盗版碟，过年，通宵、操蛋的2003年就这么被我们打发。学到了写小说的一种技巧，是这样的：

1995年，张三12岁，这一年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张三脱下红领巾，开始进入更高一级的学府初中学习；二是张三的初恋情人莉随家人远迁市区，空留一纸电话号码维系这段悬而未决的感情，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张三是一个人，毫无疑问，您看到的将会是篇很不成功的小说，而作为小说三要素之一的人物将由张三来担纲主演。张三是谁？是你，是我，是衣着光鲜背后每道卑微的灵魂。别跟我较真，玩一把悬乎，牛逼死你。

5

“喂，请问莉在家吗？”细细的电话线将我的声音无限拉长，一直通到莉的家中。

“不在。”

莉，为什么每次打电话你都不在呢？1993年的那个夏天，两个趴在河堤上做作业的小孩你还记得吗？就算时间会使记忆褪去颜色，但刻在心底的印记也会随之抹去吗？



“知不知道，你很像我的初恋女朋友。”初中阶段我勾搭女孩子的开场白就是这样的。这是从书上学到的，90年代初期，《如何交女朋友》、《勾女108招》、《泡妞绝技》之类的书在小镇空前热销，好学的我将其一本不落地看完，为成长为一头跨世纪的优良色狼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神经病”，通常我得到的回答是这三个字，或者是女孩子一言不发地翻着白眼走开，从此见我横眉冷对似有血海深仇。也有例外，譬如慧。

“才多大啊你？”慧在听完我的开场白后“噗嗤”一声笑出声来摸着我的头说。当时的慧高出我一头，发育得极为完善，胸高臀大，还老穿紧身衣服。这样极富挑逗意味的话语混着特有的女人香掠过我耳际的时候常使我心猿意马，当时理解的就这个词语。

就这样，我开始了和慧交往的过程。而慧却始终不肯承认她是我女朋友，哪怕是我俩手牵手走在回家的大道上被老师撞到她也这样认为。“可别瞎想，我只把你当弟弟。”慧解释说。“弟弟害怕了，才牵姐姐的手回家。”

牵着你的手，就像牵着整个世界。这是那段时间我日记本上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句话。女人嘛，就是要面子，明明喜欢我，却不肯承认。我暗想着，手下却将慧的小手攥得更紧。吃豆腐谁不会啊？

如你所知，处于青春期或正准备进入青春期的初中生对性这方面总是讳莫如深而又心向神往的，具体表现是学校附近的粮店围墙上密密麻麻的刻字和简笔画。有写某某某我日你妈的，这个某某某必定是某老师的名字；有画两个相距很近中间三分之一处用一毛刺刺的棍状物相连的人形象，下写



某某和某某在搞逼的，这两个某某一定是画者最为痛恨的两个非同性人；也有写某某某我爱你之类表达爱慕之意的作品，只是没有署名，不知满腔深情乃何人吟唱。每次经过，我都会在上面用碎砖作笔写上“慧爱张三”的字样，那会儿不是流行三个发育尚未完全的半大小子在电视上不知疲倦地边跳边唱“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吗？而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每当我第二天再次经过时，那个“慧”字便会被一堆稀泥所取代。直到这学期将近结束，围墙上写满了“×爱张三”的字样（“爱”字前面是一摊稀泥），慧也有了新的男朋友，我才明白，我说是谁让一堆稀泥爱了我快半年，原来是军这小子。

军是我小学同学，小时候没少一起干过坏事，偷瓜摸鱼什么的。这厮在校篮球队打中锋，才初一就长到了1米73，走在我们一堆小屁孩中间像个巨人。夏天热的时候，裤腿一卷那可叫壮观，整一王家卫的经典电影，《重庆森林》啊！

当军毛糙糙的大手绕过慧的腰际落在慧丰腴的臀部上时，我才彻底明白，慧之所以和我接近只是为了更快更全地获得军的有关资料。众所周知，我和军是最好的兄弟。用当时刚学会的文言文来说，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他妈不过是块甘当人梯的垫脚石。得出这个结论多少让我有点儿伤感；不过我和军还是很好的兄弟，和慧偶尔还能再牵下子手。兄弟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豆腐就不能同吃吗？我和军都大方着呢。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我在日记本上写上并毫不犹豫地
将慧的名字从一长串名单中划去。名单上密密麻麻写的都是我喜欢的姑娘的姓名，按我个人的喜好程度依序排好，以备我日后下手时参考。少了慧之后，紧排在慧名字后面的静便成为我的首要目标，三号目标安便跃为第二，四号目标燕



变为第三，如此，依次类推。

别以为我有多纯情，但谁要说我花心我就抽他丫的。这话我喜欢，忘了谁说的，今天送给你。

7

“你丫还真拿自己当盘菜啊？”文学社刚开完例会，渣滓就向我说开了。“好端端的进什么狗屁文学社，还非得把我给拉下来。社长啊！威风是吧？偌大一个校园招了20几个新社员牛逼了是吧？我听说足球社还招了40多个呢。开个会，到8个社员也好意思在上面指手画脚做报告似的。我都替你脸红，谁又把你当盘菜啦？我早说文学社不行了，你偏不信。社长当了半年，文学社有起色了没？”

“听我的，别管了，我们还有自己的事要忙。你不觉得进了文学社你很少写东西了吗？毕竟，有些事情我们是无法改变的。”渣滓缓和了下口气，开始劝我。

“那竹子呢？”提到竹子，渣滓就不吭声了。竹子是渣滓心底那块最柔软的痛。虽然竹子已经明确地告诉渣滓已有了男朋友，可渣滓还是不离不弃地跟在她左右。是等待奇迹的出现吗？我曾不止一次地问过渣滓，可渣滓每次都选择沉默。

有些事情我们是无法改变的！正因为这世上有太多的事情注定无法改变，我们才会徒劳无功地一次次去试图改变，并在改变过程中学会享受那撕心裂肺的痛楚。

还记得前社长请我喝酒的情形。

“我知道你看这文学社不上。文学社也确实不景气，刊号也停了，我都不知道接下去能干些什么。最后一期报纸是你送印刷厂的吧？可人家不印啊，排版什么的费了多大的劲啊。”那次我们将排好版的报纸拿到印刷厂，印刷厂的负责

